853
158

梁惠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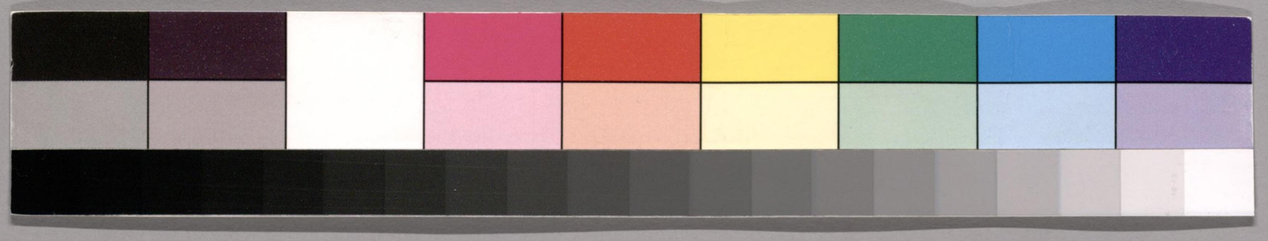
公孫丑

滕文公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去聲。同。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卿。東漢京兆人。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眞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

蘊奥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西山眞氏曰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也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顔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謂性自明誠謂之謂教也其曰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通考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二十五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乎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丟孔子四十五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

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

考異亦無他據。文未知孰是也。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愼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之元年。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二年戊申。即齊閔王之元年。字伐燕一事。史記以爲齊湣王十年丁未。益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爲齊閔王元年。通鑑以爲宣王十九年丁未。益以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爲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益如此。謹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元年。史記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益未能的知伐燕之爲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滑齒事證之。閔王是孟子謂爲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云。通考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

子所見之離乎。文公尊孟子者。敢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竊爲二子爲羞。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爲齊使燕。燕主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主。而厚子之也。於是燕主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十卒不戰。城門不閉。燕主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六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一年。上益威王之十年。以今伐燕。燕雖微戰國策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爲伐燕是。況亦當以孟子爲是乎。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從子容反。衡。與獷同。○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爲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朱子曰。前說是。後兩處

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銓鑑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新安陳氏曰　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曰字。以爲非孔子作。朱子曰　安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峰刋之。每章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會此意。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　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荀子名況。戰國時趙人。揚子名雄。漢蜀郡人。○朱子曰　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有意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爲得其傳耳。○又曰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　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

人之情必出於爭奪至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又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楊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朱子曰韓子謂荀揚太醇小疵非是由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太醇耳○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

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朱子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爲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爲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

者楊墨塞先則路孟子辭而闢之廓苦廓反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泯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敢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侏音離張存中曰後漢南蠻傳云衣裳斑蘭語言朱離矣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去聲此也新安陳氏曰自夫楊墨行至安在其言不分明之聲也故

能廓如也皆是難辭楊氏之抑只看

向無孟氏三句幹轉而斷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開楊墨功不在禹下之身巢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朱子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慶源輔氏曰殊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

可勝聲平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慶源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異惰怯弱之弊皆發夫士所未發其功多蓋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新安陳氏曰英氣甚害事蓋責備賢者之辭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如字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覺軒蔡氏曰聞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

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温潤含蓄氣象。所以爲寶。人有温潤含蓄氣象。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郭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郭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不正。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則事無不正。然後有以眞知性之爲善而不疑耳。○〔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其心。則事無不正。然後有以眞知性之爲善而不疑。其語亦失之大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

歐陽永叔名脩。廬陵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

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慶源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集註大全序說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王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於耕反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謚曰惠。通考趙氏惠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後從其國名爲魏氏。至罃立。爲王。謚法。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梁惠

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著書之時追書。爾。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新安倪氏曰按綱目。周顯王三十年乙酉。爲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問孟子不見諸侯。不見惠王何也。朱子曰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不先往見。見惠王。答其禮也。守此禮。故所居之國。不得見諸侯。時士雖自重。而孟子猶國君。不得越境。必以禮先焉。然後往見。然後往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答其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通考吳氏程曰叟非紹句。當連下文。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西山眞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混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事之宜。是就事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劍。事來斷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仁兼

義言者。是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爲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爲性者五。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心不在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曇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之。孟子仁人心也一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眞得孔孟之要旨。○諸葛氏曰。語之爲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言。故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雲峰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而言論語所謂爲仁。是以仁之用言。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是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而後言愛之理。通考吳氏程曰。有子爲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異。○東陽許氏曰。心有專偏言。愛之理是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益其理則體也。天地間物。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若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去聲。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四匹。一乘。牛十二頭。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申士三人。在車上者。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二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二馬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除山川沈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年不成。井。沈存水田曰。凶也。
洫。謂溝洫。水之下也。存水。凶荒之地。德大道也。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
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也。是謂百乘之
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
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
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
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
車徒干戈素具。通考程氏復心曰。按王制天子畿內
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國。當地方三十
百一十四里有奇。爲方百里者十。百乘之家。地方百
里。爲方十里者百。故刑法志云云。與集註不同。要之
孟子特就當時假設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東陽許
氏曰。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
此以君十卿祿大略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
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不能出三
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三百十六里有畸。百乘之家。
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
者不可以辭害意。○詹氏道傳曰。書孔疏。凡出車一
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疋。甲士三
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
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
七十五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
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項
氏安世曰。按舊說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
七十五人。除五長外。大率皆三人共炊。恐於督率兵
事不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繼重車者
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
卒師軍之長。自然無所統屬。不至如前之參差雜亂
矣。試下殺上也。饔飧是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
下同。

而取其一分。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乘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乘之一。得百乘。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慶源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弒逆而盡奪之。○新安陳氏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爲尤切也。下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朱子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過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慶源輔氏曰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親戴君。而勉強爲之也。○雲峰胡氏曰人倫有五。君親爲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

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新安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聲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慶源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已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已長人短已多偏詖反側惟已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慶源輔氏曰循天理者無所爲而爲故不求利然成已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徇人欲者有所爲而爲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咎取禍故害常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音穆反**辟幼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覺軒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截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

雲峰胡氏曰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爭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猶人欲則求利。求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也。○太史公曰新安陳氏曰司馬談爲太史公。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也。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

朱子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慶源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龜山楊氏曰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被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朱子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著利。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以利心爲仁義。卽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所以利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之言。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爲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爲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爲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爲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之也。

章旨者。○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己亦無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掇。○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又曰。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爲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雙峰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慚。孟子說

惟是賢者樂此。

出王之意外。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牣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條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也。

通考　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觀爾。七十里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鄏又三十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之。匏糞雉兔之常制。

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

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麀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

牣音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
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
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
得以享其樂也雙峰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通考東陽許氏曰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此是於人可知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宝音音昜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趙氏曰所引桀語出尚書太誓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龜山楊氏曰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

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佚志。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臺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仇君之。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攜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攬天理矣。○雙峰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害喪爲同樂獨樂事實。○新安陳氏曰南軒過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樂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惟民同行異情。詳見後章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己。與人乃其效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

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移粟民自移其粟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填。音田。

集註　東陽許氏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太約言之。周禮太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太抵鐲鐃進。鐃還。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陣。益專以金聲。退鐸太鈴也。

鐲。鉦也。形如小鐘。以鐵鼓。節鐃。如鈴。執而鳴之。直猶但也。如詩匪直也。人之直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

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太荒大札。則令那國移民以就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
喪去聲憾胡紺反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烏瓜反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
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都鄙斬季材以時入之服牧服車之材也奚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

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屬守之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澤王治岐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詩物爲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人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不以時取也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豺祭獸然後田羅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入山林此皆爲治去聲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祖本節愛養之事也然

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爲王道之始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撙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下節集註二句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多倣此）

五畝之宅一畝半在田一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

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十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邑曰廬。在野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

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夫飛鳥。天。鳥老反。胎。懷孕者。夭。始生者

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

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爲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曰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或周之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趙氏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今以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通考石山金氏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十畝半。邑屋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太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半。古者一畝當今一畝十步。

庠序皆學名也申重直用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又於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見形甸反輕也黎也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廉反也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不言五十舉重以見輕也史記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有曰少去聲壯之人雖不得衣帛惑亂黔首黔首黑頭也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饗峰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放而無處取用極財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左右並去聲如左右手之右本音有慶源輔氏曰註云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之成也輔相之道則民情之變故已備見聖人之制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產使之有以養其生而又爲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如帝堯所謂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爲王道之本成也○新安陳氏曰極財成輔相總言王道之

事。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貸起也。救也。

他代反　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

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七刀反刀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即上文所言王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聲矣。

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雲峰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時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新安陳氏曰政虐政梃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

食人也。

厚斂反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

驅獸以食人矣。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惡去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

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

俑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

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

目機發而太似人矣。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踊跳故名曰俑故孔子惡

去聲下同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人殯葬之漸孔子

惡之者以此。○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

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

不知於用殯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

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

不仁不知於用人乎哉。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

猶惡之。況實使民饑而死乎。通考東陽許氏曰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爲不仁者事始雖小。未流必大。不可以不謹。孟子因此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狥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爲去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曼山謝氏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獸也。天地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食人。不行王政。一至於此乎。○新安陳氏曰爲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狥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

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爲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右二章。戒梁王厲民自養。率獸食人。過人欲也。勉其行王道。以爲民父母。爲心。擴天理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之孫也。惠王斯其軍虜太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宜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里少梁皆魏地邑名。後魏又數音朔。獻地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又與

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〇。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十六年。得邑不合。未知孰是。比猶爲去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爲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十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見賢之際。歷敘其喪敗而欲爲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爲耶。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一事仁政之大目也新安陳氏曰省刑則
民生薄賦則民得養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
所以爲仁政之本目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
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於效死也
朱子曰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
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
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
五國師直搆至函谷關可見○慶源輔氏曰仁政在
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
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
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一事下面數句則又
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
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
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脩爲之說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瀕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二通作窞。疾郢才性。陷陷獸也。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徒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二字知之。

王請勿疑。

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孔氏。名文仲。字經父。

臨江人。

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南軒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敗。欲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爲國之常道。其所施爲。皆有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懥者也。不當報而不報。則是忿懥者之所爲。則其心熏灼焚燒。愈熾愈不至於大敗。極壞而不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太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

太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二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新安倪氏曰援通鑑攷靚王二年報怨私欲也行仁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已常必占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攟天理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靚王二年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年見襄王後郎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新安倪氏曰左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新安陳氏曰德在於中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驗可見於外者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議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邪

朱子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譏邪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邪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爲之賓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邪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 幷也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毋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 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浮音勃由後多倣此。當作猶古字借用。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篇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沛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嗜好去聲。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王道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分。晉武合之。劉石亂而分。王莽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爲而爲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漁散垂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爲天下之具也。○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人。新安陳氏曰嗜殺人欲之殘虐也。側隱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壁疆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以陳爲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爲宣王考趙氏憙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卒子辟疆立是爲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法善問周達曰宣○東陽許氏曰集註辟疆作開辟封疆說則上音闢下音疆作辟除疆暴說則上音必益反下音良反。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同爲

去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眞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舒爲然以已通用無它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聲謂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程子曰得天下之道也用其私心倚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龜山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樂民之事非無樂也孟子發引其君以

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諸遇而已太匠不爲拙工改廢
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之言仲尼
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
取齊桓管仲有功于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
人之所不取也○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事之者嘗霸
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
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王氏若
虛曰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爲盛有功莫大
於桓文有罪者亦莫大於桓文周之東遷政教號令
不行於天下諸侯不知有周矣有大於此勃然而興
更爲明主一支一木於大廈將顛之際屹砥柱於頹波
潰決之餘內合諸侯外攘夷狄鞭前日之不知有周
者咸知尊周而君臣之義至於今不墜謂非桓文之
功不可也故聖人略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其詐力

是先仁義爲後如救邢封衛養亂爲功如伐徐致楚
陰謀取勝扶天子而令諸侯攘諸侯以伐諸侯如此
等類非其罪歟故聖人之徒卑其功而無道之者然
聖人春秋之作爲萬世扶綱常有如尊周之舉而不
記之則無以勸來者其指微矣乃若其徒所以不道
之者是又不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亦春秋誅意
之法也故桓文者功之首罪之魁而聖賢往往之仁義之盡也

以德行仁則可以王矣

保愛護也○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爲此章之綱領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

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訖。下没反。集註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下没反。集註音核。有一音宜審。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郤乞逆反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卽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主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卽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卽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雙峰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四夫之勇說婦人不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要忍得○雲峰胡氏曰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觳觫不忍其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新安倪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

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

言也。慶源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及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東陽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爲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爲常人雖爲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而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爲惟君子爲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擴充自不以及矣。自近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聲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學有甚盡時。故以羊易牛。則二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

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朱子曰齊王見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益乃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術學不本非不

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主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掩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君當時無箇措置。便掩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朱子曰君子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未嘗身親。不暴殄。既足以盡吾心愛物淺深之宜。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正以愛物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慶源輔氏曰。惟其不忍之心止施於見聞之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其庖廚。乃所以預養是不忍之心不使之晦之之術。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也。孟子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雲峰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通考）東陽許氏曰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釁鐘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人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善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此即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王說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豈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扶又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南軒張氏曰〕宣王聞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說。謂已雖行之。及反而求之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〇〔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傷也。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于中。而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道誘掖之術。則亦何能狼宣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宣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

用力推擴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〇〔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〇〔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聲。爲不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去聲下同。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詳。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雙峰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地之大同。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一物而不能保。民者。蓋尤見牛而不忍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略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由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貧以爲用者。使之皆被。五帝之愛。而無覆。則其勢遠。其事難。

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被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爲耳。○【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一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一句再說。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去聲下同也詩大雅思齊莊皆之反

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盖骨肉之親本同一氣。

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反推

本而再問之新安陳氏曰禾二十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和靖尹氏曰善推其所爲學者最要推也。因一事則推之大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南軒張氏曰孟子非徒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爲至親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同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爲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彼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矣○雙峰饒氏曰因愛生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推而至於仁民因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眞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要看集註三節議論○雲峰胡氏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已太抵此章凡千餘言太要只一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士請度之

度之之度。
待洛反。
權稱去聲下同錘直偽反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

度音同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
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
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
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
上文既發其端新安陳氏曰指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二句而於此
請王度之也朱子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
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不
是一事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爲甚又曰愛物宜
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本然之權度亦
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
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

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
諸侯又却忍爲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慶源
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詖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
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
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
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勗王自稱量其心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搆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
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
以此而度之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恐王不知所以稱
量之要故舉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

諸侯三事使王度之者實以是三者之爲快藏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王若以是爲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雲峰胡氏曰王一節之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鯛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慶源輔氏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則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末流之禍則以爲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觳觫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
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
爲之爲皆去聲便今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
桓文霸圖事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
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
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
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新安陳氏曰千反
里者九齊楚燕趙魏韓宋中山也通考冥氏程曰千里爲九州方千里蓋以田計

之。山川城池。以一服人。必不能勝。卽有敗亡之禍。所謂後災不在數內。

也。反本說見形向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去聲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爲已任。爲吾心焉。夫欲朝秦楚。涖中國。自一世所當爲。而天下自歸。心所當爲。而天下自歸。俗言。則以爲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技求。矜伐之私耳。齊主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力求所欲。則狗欲也。有爲而爲之也。計獲求得。用力雖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爲而爲之也。先自爾循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雖不敏請嘗試之。慭興。旨。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常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後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雲峰胡氏曰。此心字。亦指其在士民者言之。但指本心而言。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去聲。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贍時念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新安陳氏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盍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形甸反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註。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去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

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漸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諸章。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安若昧至甚。宜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耳。故紬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差。雖有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先者大。先主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人之政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爲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170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